

博 识 文 丛

BOSHIWENCONG

王士禛笔记小说研究

文珍 / 著

戲學堂

PDG

中國戲劇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王士禛笔记小说研究

文 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士禛笔记小说研究 / 文珍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 4
(博识文丛)
ISBN 978-7-104-02952-6

I. 王… II. 文… III. 王士禛 (1634~1711) —笔记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6541 号

王士禛笔记小说研究

策 划: 吴淑苓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百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50

印 数: 1000

字 数: 200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952-6

总 定 价: 300.00 元 (全 1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新华书店
PDFG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笔记和笔记小说	(3)
三、王士禛笔记和笔记小说	(6)
四、学术研究回顾	(11)
第一章 王士禛的小说观	(17)
第一节 “王评”研究辨析	(17)
第二节 王士禛的小说观	(24)
第二章 王士禛志怪小说研究	(55)
第一节 因果报应故事	(55)
第二节 神仙道化故事	(78)
第三节 鬼魅精怪故事	(105)
第三章 王士禛志人小说研究	(125)
第一节 文士形象	(125)
第二节 妇女形象	(143)
第三节 庶民形象	(158)
附 录 王士禛笔记小说的叙事分析	(174)
主要参考文献	(187)
后 记	(191)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号阮亭,中年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今淄博桓台县)人,顺治八年辛卯(1651)举人,十二年乙未(1655)进士,由扬州府推官累官至经筵讲官、侍讲学士、刑部尚书。他一生好学嗜诗,自言“生平为诗不下三千首”^①,他标举“神韵”,自树坛坫,开创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成为清康熙诗坛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和诗论家。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四诗人小传)称:“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进,声望之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实过黄初,终其身无异辞”。赵翼论康熙朝诗人,亦云:“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阮亭”(《瓯北诗话》卷十)。王士禛的文学创作不仅长于诗,还“善古文并工词”,但“皆为诗名所掩”^②。

王士禛勤于读书,且坚持不懈地写作,渔洋先生“生平著作,侈侈隆富”^③,此言非虚。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可知

① 王士禛著,《香祖笔记》(湛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35页。

③ 赵伯陶点校,《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6页之《啸园丛书》六卷本跋。

其所编选、撰著的各类作品凡 34 种^①，而《中国丛书综录续编》所录更多，有 38 种^②。综合《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所录王士禛著述，笔者粗略统计有五十余种^③。包括诗、文、词集，诗、词论著和选集，笔记杂著等，其中有《居易录》、《池北偶谈》、《皇华纪闻》、《陇蜀余闻》、《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分甘余话》等多种笔记。

刘叶秋先生认为：“古代笔记的内容很丰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材料，有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能给人多方面的知识；而且由于记叙随意，毫无拘束，所以常常写得活泼生动，亦庄亦谐，颇饶趣味，和一般所谓‘经典’著作那样板着脸孔说话的不同；作者的学问、见识，也常常从不经意处或小问题上表现出来，为在其它书中所看不到”^④，王士禛笔记亦是如此的表现。他的笔记中有为数不少的条目可视为小说创作。清初张潮的《虞初新志》是“一部当代人选当代文，以当代事为主的文言小说集”，它“任诞矜奇，率皆实事；搜神拈异，绝不雷同”^⑤，辑有王士禛《池北偶谈》的“剑侠”，以及《皇华纪闻》中的 14 则。《皇华纪闻》辑后有语道：“《皇华纪闻》

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 259 - 260 页。

② 施廷镛撰，《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图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20 页。

③ 有《衍波词》、《然灯记闻》、《律诗定体》、《池北偶谈》、《陇蜀余闻》、《分甘余话》、《食宪鸿秘》、《王文简公五七言诗钞》、《浯溪考》、《渔洋诗话》、《渔洋山人文略》、《渔洋山人诗续集》、《渔洋山人诗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古夫于亭杂录》、《古欢录》、《五代诗话》、《国朝谥法考》、《载书图诗》、《长白山录》、《搜玉集选》、《秦蜀驿程后记》、《蜀道驿程记》、《北归志》、《南来志》、《南海集》、《广州游览小志》、《皇华纪闻》、《香祖笔记》、《居易录》、《雍益集》、《十种唐诗选》、《二家诗选》、《唐贤三昧集》、《蚕尾集》、《手镜》、《唐文粹诗选》、《唐贤三昧集》、《花草蒙拾》、《王氏家乘》等。

④ 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1 页。

⑤ （清）张潮辑，《虞初新志》（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前言。

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时所笔记也。余僭取异事数条,盖欲与拙选相类云尔”^①。《四库全书总目》说《池北偶谈》“谈异七卷,皆记神怪,则文人好奇之习,谓之戏录可矣”^②。而《皇华纪闻》是王士禛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奉命祭告南海时,“因缀其道途所经之地,搜采故事为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还认为王士禛“多采小说地志之文,直录其事”^③。这说明前人已认识到王士禛笔记的内容有小说之特质和价值。

然而,目前对王士禛笔记及其笔记小说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读《王士禛志》:

渔洋著作中有《池北偶谈》、《居易录》等多部笔记性杂著,虽然有文章评介其书,但还算不上认真的研究,远没有显示其广博内容,及其多方面意义,是一块亟待拓荒的处女地,可以用来做许多研究题目。这些方面不做深做透,便不能加深对其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发现和揭示其一生多方面的成就、贡献。^④

笔者于此尝试研究王士禛笔记,探讨其在小说领域里的创作,希冀能更充分、更完整地展示王士禛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念的整体风貌。

二、笔记和笔记小说

所谓“笔记”,《辞海》的定义是“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设计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自认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但亦可专门记叙、论述某一方面。

① (清)涨潮辑,《虞初新志》(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页。

② (清)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56页。

③ (清)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第1057页。

④ 《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王士禛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56页。

其体裁虽产生较早,而作为书名,则始于北宋宋祁。笔记的异名,有随笔、笔谈、杂识、札记等”。而最早提出笔记小说这一概念的,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当是北宋的史绳祖,他在《学斋占毕》卷二中说:“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①,史绳祖也仅在提出笔记小说之名,并未对其作出解释。

今人对笔记小说的定义、范围、特点的意见也千差万别,尚未统一——

在《历代笔记概述》里,刘叶秋根据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之语,归纳说“后人就总称魏晋南北朝以来‘参从小语’式的故事集为‘笔记小说’,而把其它一切用散文所写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统名为‘笔记’。”他还以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则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刘叶秋认为“笔记小说”是“笔记”的一部分。关于笔记小说的类别,目前看法尚不一致。刘叶秋归纳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并把笔记分为三大类:第一、故事类笔记,即笔记小说;第二、历史琐闻类笔记;第三、考据辩证类笔记,而后两类就是笔记^②。此分类方法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吴礼权在《中国笔记小说史》里指出笔记和笔记小说两个概念混称的情况,并试图加以区分。他认为“笔记”即凡不可归类的各种随笔记录的杂识、札记、笔谈等;“笔记小说”就是指那些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又较有情节结构的笔记作品。作者以为“笔记小说”的特点在描写内容上,它所记述、描写的文字应该有人物活动于其中,有必要的故事情节;在形式上,它用于叙写的文

^①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学斋占毕》,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7页。

^② 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字应是文言,篇幅应短小,字数每则当在五千以下。概括地说,所谓“笔记小说”,就是那些以记叙人物活动(包括历史人物活动、虚构的人物及其活动)为中心,以必要的情节相贯穿,以随笔杂录的笔法与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为特点的文学作品^①。

在《笔记小说史》里,苗壮以为笔记小说是以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对它的界定关键在于区别非小说的笔记和非笔记的小说。他说“作为叙述性体裁的小说,是指有人物有故事,以散文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及作者的社会理想、审美理想的作品。”非小说的笔记和笔记小说的区别在于小说性,以是否记叙人物、故事来界分。苗壮以为文言小说只能分为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两大类型,那么非笔记的小说和笔记小说的划分是以形式上的表现方法为标准,非笔记的小说就是文言小说的一大门类——传奇小说。概括说来,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是以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包括幻化的鬼神精怪和拟人的动植物与器物等)的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中最早产生并贯穿始终的小说文体。此外,他将笔记小说的特点和价值分为三部分:第一、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第二、“杂”与内容的丰富性;第三、“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②。

陶敏、刘再华在论文《“笔记小说”和笔记研究》以为:“笔记”是一种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杂感的文体的统称,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著述的体式,即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组合而成的著作。就是说笔记一词应当有两层含义,即作为著述体式的笔记和作为文体的笔记。为区别起见,后者不妨称为笔记文。笔记著作往往以笔记文为主体,但也不妨录入其它文体。笔记作为一种著

① 吴礼权著《中国笔记小说史》,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11页。

② 苗壮著,《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作体式,其特点主要是杂和散。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奇谈怪论、琐事屑闻,都可以纳入笔记,可谓包罗万象。笔记内容的选择无拘无束,形式上就无体不备、任意无定格,但绝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作者以为介乎笔记和小说之间的作品不妨仍称之为笔记小说,但应该严格限定为“笔记体小说”,即用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或被编于笔记中的小说^①。

总结各家言说,笔者认同陶敏、刘再华先生的观点:“笔记”是一种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杂感的文体的统称,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著述的体式,即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组合而成的著作。笔记小说,但应该严格限定为“笔记体小说”,即用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或被编于笔记中的小说。具体如苗壮先生所言,“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包括幻化的鬼神精怪和拟人的动植物与器物等)的故事”,“笔记小说贯串中国古代小说史始终,志怪、志人小说决非某一阶段所特有,而是笔记小说的基本类型。”笔者对王士禛笔记和笔记小说的研究与探讨就以此为立论依据和前提。

三、王士禛笔记和笔记小说

《王士禛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六章“著述与藏书”中将王士禛的16种笔记杂著分为:一、史地考证类,有《国朝谥法考》、《浯溪考》、《水月令》;二、山水游记,有《长白山录》、《蜀道驿程记》、《粤行三志》、《秦蜀驿程后记》;三、逸闻笔记,有《皇华纪闻》、《陇蜀余闻》、《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四和五不归类分别为:《手镜录》、《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二种。还提到逸闻笔记类中有的属说部小说,《四库

^① 《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第107—111页。

全书总目》列入“子部杂家类”，这几种价值颇高。^① 作为目前人们研究王士禛及其文学成较为完备的基础资料，是齐鲁书社 2007 年 6 月出版的《王士禛全集》（全六册），它体例统一且包罗其诗、文、杂著。其中列杂著 19 种，有《花草蒙拾》、《王考功年谱》、《蜀道驿程记》、《粤行三志》、《皇华纪闻》、《池北偶谈》、《国朝谥法考》、《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余闻》、《手镜录》、《长白山录补遗》、《居易录》、《浯溪考》、《香祖笔记》、《律诗定体》、《渔洋诗话》、《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渔洋山人自撰年谱》等。《王士禛志》和《王士禛全集》因为归类的不同，所以出现杂著数量的不一。

以著述时间为序，现就我们即将讨论的笔记作一简要介绍。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冬，“将使南海沿途闻见笔记次为《皇华纪闻》四卷，韩菼序之”^②。《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多采小说地志之文，直录其事。无所考证，不及其《池北偶谈》诸书也”^③。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夏，“整理入朝为官以来笔记，编次为《池北偶谈》二十六卷”^④。全书“分为四目，‘谈故’四卷，记叙清代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盛事，间及古制；‘谈谏’六卷，主要记述明代中叶以后及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谈艺’九卷，专门评论诗文，采撷佳句；‘谈异’七卷，记述神怪传闻故事”^⑤。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八月，又有“《陇蜀余闻》二卷付家塾，照《南海集》、《蜀道驿程记》版式刻之。”^⑥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但只一卷。《四库全

① 《王士禛志》，齐鲁书社，2006 年版，第 297-300 页。

② 蒋寅著，《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25 页。

③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057 页。

④ 蒋寅著，《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46 页。

⑤ 王士禛著，《池北偶谈》卷五（靳斯仁点校），中华书局，1982 年版，前言之第 2 页。

⑥ 蒋寅著，《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44 页。

书总目》云：“事编皆记陇蜀碎事。如吴山、岍山之类，亦兼有考证。以其奉使时所记，多非亲见之事，且多非所经之地，故曰‘余闻’”^①。

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三月初，“病中将《居易录》三十四卷定稿”^②。自序言：“在公之暇，结习未忘有所见闻时复笔记，岁月既积得数百条，厘为三十四卷”^③。《四库全书总目》云书中“多论诗之语，标举名备，自其所长。其记所见诸古书，考据源流，论断得失，亦最为详悉”。“惟三卷以后，忽记时事。九卷以后，兼及差遣迁除，全以《日历起居注》体编年纪月，参错于杂说之中”^④。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秋，初编成《香祖笔记》八卷”^⑤；次年“撰集康熙三十九、四十两年笔记，属宋荦校订作序”^⑥。《香祖笔记》十二卷，作者自序居所有兰数本，而古人谓兰曰香祖，故以为名。此书内容庞杂，宋荦序说：“或辨驳议论得失，或阐发名物源流，或直书时事，或旁及怪异，率皆精简而不浮。如啖蜜者，中边皆甜，致有余味。又如捉松枝尘，作魏晋清言，吐纳风流，虽起王、何诸子于今日，无以相难也。”^⑦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冬，“编次康熙四十五年后笔记，成《古夫于亭杂录》六卷，自序之”^⑧。“自序谓无凡例，无次第，故曰杂。以所居鱼子山有古夫于亭，因以为名”^⑨。该书“内容极为广

①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7页。

② 蒋寅著，《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页。

③ 王士禛著，《居易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第309页。

④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6页。

⑤ 蒋寅著，《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6页。

⑥ 蒋寅著，《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⑦ 王士禛著，《香祖笔记》(湛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序言第1页。

⑧ 蒋寅著，《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6页。

⑨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6页。

泛,举凡诗歌品评、书画鉴赏、字义辨析、杂史小考、典章制度、人情事理、文人轶事、奇谈异闻、医道药方乃至书信往还都有涉及,几乎无所不有”^①。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七月,“《分甘余话》四卷亦同时定稿付程氏兄弟刊于广陵七略书堂”^②。《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成于康熙己丑罢刑部尚书家居之时。曰分甘者,取王羲之与谢万书中语也。大抵随笔记录,琐事为多。盖年逾七十,藉以消闲遣日,无复考证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谈》、《居易录》之详核”^③。《分甘余话》“篇幅不长,但记叙内容却极为广泛,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考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及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④。

以上笔记,《皇华纪闻》、《陇蜀余闻》于《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小说家类;《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入子部杂家类。

笔者大致统计以上笔记之条目总数,并依“笔记小说”的涵义辑出书中小说条目数,列表如下:

书目	池北偶谈	香祖笔记	分甘余话	古夫于亭杂录	陇蜀余闻	皇华纪闻	居易录
全书笔记	1292 则	897 则	278 则	349 则	96 则	284 则	1992 则 ^⑤
笔记小说	400 则	40 则	20 则	100 则	30 则	80 则	200 则

① 王士禛著,《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前言第2页。

② 蒋寅著,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2页。

③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7页。

④ 王士禛著,《分甘余话》(张世林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前言第2页。

⑤ 《居易录》条目数1992为笔者个人统计,齐鲁书社《王士禛志》第299页提到此书共1986条笔记。

(按:其中《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因有排印本,笔记条目总数无误。《陇蜀余闻》、《皇华纪闻》见《四库全书存目从书》之子部二四五册,刻本清晰,而《皇华纪闻》笔记还各有小题目,二书条目总数亦无误。笔者所见《居易录》有《四库全书》本、以及《学海类编》本,一繁一简,后者从《四库全书》三十四卷中辑出132则,实为原书的十五分之一,笔者统计《四库全书》本《居易录》三十四卷有笔记一千九百九十二则。此外,“笔记小说”条目总数亦为估略,或更多。)

由上表,首先可以看到的是王士禛笔记数量巨大。以上所举王士禛笔记7种共计条目数5188,时人难以相比,如其朋友宋荦撰有《筠廊偶笔》、《筠廊二笔》二种笔记共186条,王士禛著述是宋的27倍多,可知作者确是一著书高产之人,而这样一个著书之人写了什么内容的小说,它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都让笔者十分感兴趣。

其次,笔记小说大致有六百余则,占笔记总数的七分之一。每一种著作里的笔记小说都未能占到笔记数目的一半,即使是笔记数量最大的《池北偶谈》谈异目也只是三分之一而已。这就让笔者注意当今学者的一些提法,如“王士禛的《池北偶谈》、钮琇的《觚剩》两部笔记小说集,以志人为主,也有一些较优秀的志怪之作”^①;“以琐闻类的笔记而言,可谓汗牛充栋。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是人所熟知的清代丛着性质笔记中的一种”;“志人小说的代表作《香祖笔记》”^②;《皇华纪闻》是“清代志人小说集”^③;《池北偶谈》“是清前期杂俎类小说的代表作”^④等等诸如此类。历来笔

① 苗壮著,《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② 苗壮著,《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③ 宁稼雨著,《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

④ 张俊著,《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记著作确实难以归类,或这或那无一定论,王士禛笔记亦是如此。

因为笔记的内容纷杂、包罗万象,分类上必然存在疏漏。刘叶秋先生在《历代笔记概述》中将魏晋到明清的笔记分为三类: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历史琐闻类的笔记、考据辩证类的笔记,但这样也仍难周密。因为一书之中,往往兼有各类,“如《池北偶谈》为记掌故、文献的杂录,也列有‘谈异’一门,语及鬼神。这样为之分类,就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感。”随后又道:“本书此处归纳古代笔记为三大类,也无非粗举大凡而已。”^①笔者以为“粗举大凡”与胡应麟所提出的“姑举其重”大致相同。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为小说划分类型后指出:“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②。如果能够按照上述的方法,将一种笔记的每一则条目都阅读分析,确定类型(如刘叶秋先生说的三大类),再统计哪一种类型的条目数量最多,真正做到“姑举其重”,那将是一种较为明晰、科学和合理的确定笔记类型的方法。因为时间关系,笔者亦未能将王士禛笔记按此方法进行类型分类。但是从笔记小说条目数的统计上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前所说,王士禛每一种著作里的笔记小说都未能占到笔记数目的一半,即使是笔记数量最大的《池北偶谈》谈异目也只是三分之一而已。就此而言,这些笔记著作都难以成为小说集,学者们的提法值得斟酌。

当然,这些笔记著作都难以成为小说集,也并不影响我们去讨论王士禛的笔记小说,这毕竟是其文学创作的一个部分。

四、学术研究回顾

目前对王士禛笔记及其笔记小说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但也出

^① 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

^② (明)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丙部九流绪论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卷二十九第374页。

现了一些涉及王士禛笔记小说的专著,如《中国志人小说史》(宁稼雨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下册(侯忠义、刘世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笔记小说史》(吴礼权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笔记小说史》(苗壮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陈文新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占骁勇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笔记文史》(郑宪春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王恒展主编,齐鲁书社,2005年版)、《王士禛志》(《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编,齐鲁书社,2006年版)等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述王士禛的笔记小说创作。

其中宁稼雨之《中国志人小说史》,从“志人小说”类型对王士禛的《皇华纪闻》、《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三种杂记体小说进行论述。谈到《皇华纪闻》说“此书偏于记事,有一定的小说价值”,且说它在内容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道德题材,以卷一“刘参政”、卷四“梁指妹”为例;二是一些超人才能的记载,举卷一“侯中丞”为例;三是有些故事讽刺生活中的一些可笑现象,如卷一“惠泉匾额”。论及《池北偶谈》,宁稼雨先生以为“其中‘谈献’、‘谈异’有部分志人小说”,涉及的笔记条目有“徐公长者”、“沈文端公”、“贤妾”、“剑侠”四则。宁稼雨先生还说“在王士禛的几种志人小说中,《皇华纪闻》的故事成分较多,但就全书看,仍嫌单薄;《池北偶谈》的内容比较丰富,但全书的故事成分,尤其是志人的成分嫌少;只有《香祖笔记》能兼二者之长,不仅内容丰富,且故事文学成分较重,可称为清初杂记体小说的代表作品”。因此在文中提到的《香祖笔记》之条目较前两者多,有10则,较为详细的有卷四“卖水人赵逊”、卷八“老甲科过宋琬”、卷二“武林女子王倩

玉”、卷五“贾胡买石”、卷五“邓公庙”等5则^①。先勿论宁稼雨先生对王士禛《皇华纪闻》、《池北偶谈》、《香祖笔记》三种笔记的分析评价,仅就论及作品而言,还较少,仍有极大的阐释空间。

而《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将《池北偶谈·谈异》放在“清代志怪小说”一章之“记怪”类来讨论,著者按题材将399条笔记分为怪异、灾变、奇人、人借助神灵的力量来惩恶扬善等几个类型,并简要概述书的艺术特点,还指出“作者过于拘泥传统志怪小说的写法,对来源于同一题材的故事,就不如其它作家写得更富于小说的情味”^②;此外侯忠义先生还在“清代轶事小说”之“记豪侠事”类里专门分析了王士禛《池北偶谈》中的“剑侠”一则,总之他们讨论对象仅限于《池北偶谈》。

苗壮先生云:“在清初笔记小说家中,王士禛是多产的一位。”^③他以《池北偶谈·谈异》与《香祖笔记》作为王士禛志怪与志人小说的代表,并就此展开论述。他说《池北偶谈·谈异》“总的思想倾向是保守的,多宣扬忠孝节义、宿命轮回等封建思想道德。这一时期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中盛行赞扬男女爱情的作品,但他很少写及,偶有涉及,亦持否定态度”。“从艺术上说,王士禛仍延续传统笔记小说的路子,直书见闻,篇幅一般都很短”,“也有个别条篇幅较长,有的也写得较为曲折,如《剑侠》《女侠》《林四娘》《荆州镜冤》《济宁妇人》等。但总的说来是重叙述,轻描写,仍为笔记手法。”^④对于《香祖笔记》,苗壮略举几例分析并以为“其书虽无曲折的情节述事件,并注重人物神态,一定意境美。”^⑤

① 宁稼雨著,《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351页。

② 侯忠义、刘世林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之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③ 苗壮著,《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④ 苗壮著,《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355页。

⑤ 苗壮著,《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